



思 | 143期 | 2020.10 | 目錄

編者言 · 2

序言 | 林淳軒 · 4

晚安詩 | 甄萱蔚 (封面) · 6

專訪：社區人的征途 | 區議員張啟昕 · 8

以人為本的街道 | 嚴卓衡 · 10

專訪：當本土進入生活 | 本土店 黃潔瑩 · 12

未完待續 | 王木木 · 14

沙灘與自由 | 陳嘉 · 18

惟有上帝：論香港教會想像未來的鑰匙 | 黃樂祈 · 20

專訪：政見撕裂下的教會修和 | 甦靈教會 · 22

專訪：恐懼時代，自由何在？ | 幸福台王初福 · 25

晚安香港 | Jacky Wong · 27

《思》1989年創刊 | 香港基督徒學會出版

本刊文章只代表作者的思想和立場，文責自負。歡迎轉載，惟請先知會本刊執行編輯，必須在刊物上註明出處，並把轉載刊物寄贈兩份給本會。

本刊為非賣品，歡迎任何有興趣人士或團體寄來郵費索閱（一年四期本地港幣二十八元／海外港幣四十八元，如用外幣支票另加銀行兌換費用港幣六十元），支票抬頭「香港基督徒學會有限公司」，寄本會會址。

編輯顧問：余鳳屏、司徒樂天、區可茵、邵倩文、文國輝、范立軒、吳偉釗、龔立人

■ 督印人：龔立人 ■ 執行編輯：麥明儀

■ 通訊地址：香港九龍旺角塘尾道54-58號永利工業大廈9樓901室 ■ 電話：2398 1699 ■ 圖文傳真：2787 4765 ■ 電子郵箱：info@hkci.org.hk

■ 網頁：<http://www.hkci.org.hk>

■ 全書製作：deepworkshop ■ 圖：莫永雄 ■ 承印：Eprint

REFLECTION No.143 October 2020 ■ Published by: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 Executive Editor: Mak Ming Yee

編者言

思

編者言

九月了，溫度仍然高企。在投訴熱的時候，心裡卻又擔心疫情的第四波會隨著秋冬再肆虐。已經死了近百的老人，都是高齡的，進了醫院，便孤零零地一個人死在病床上。政府沒一句道歉。國安法話到就到、放生傷人的人，重判被打傷的人、立法會延期選舉、有千百個令人不放心的健康碼……。有人說，現在的香港是再殖，成立的說法。六七十年代，在英國管治下同樣以高壓手段叫民眾乖乖聽話。日光之下無新事呢。

香港無數人的心，一下子埋進了黑暗之中。對黑暗的推算，實情是早了二十七年之多。以後怎辦？守護和建設美好香港的心願是要丟棄了？

古希臘的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名言是「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氣。」自由無疑是極大的幸福，所以人們會憎恨黑暗。但自由並不須要等同於行動上的自由，心中的自由才是任何勢力都不能奪去的。以勇氣捍衛心中的自由，以心中的自由勇於繼續為香港發夢，為建設「我哋真係好撚鍾意香港」的香港而努力。

我們需要「悲觀而不消極，懷憂而不喪志。」

我們需要「不要模仿這個世代，倒要藉著心意的更新而改變過來，使你們可以察驗出什麼是神的旨意，就是察驗出甚麼是美好的、蒙他悅納的和完全的事。」（羅馬書十二章2節）

「晚安香港」，是今期的主題。交了給九十後的神學人林淳軒主責編輯。他找來了十一個仍然肯為香港發夢的香港人講述他們的情懷和願景。事實上，這些朋友不是只在說仍未做，相反是已經在身處的位置踏實地砌。

晚安，香港人用語是「早抖」。香港早抖可以理解為叫香港人「放棄」「摺埋」，但也可以是祝福，寄語香港在黑夜裡仍有上主所賜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問題是你的心是否自由，你的勇氣是否已變成喪氣，你對香港的愛還在不在？

下期預告：台港兩地公民社會連結的想像

夜已深，我們用想像點燈。

| 林淳軒

思

序言

2020年的6月30日，《國安法》正式生效前的六個小時，我們一如以往地見證黃昏。那日的天氣很好，能夠看著太陽緩緩地落下。7時24分，夜幕來臨，是一個漫長又未知有多黑的黑夜。一個月後，十多人被捕、六人被通緝、十二位候選人被DQ；每一個香港人似乎都仍然無法知曉未來會如何。

到底會一切太平，還是如同燈滅漆黑，我們彷彿連想像的能力都失去，陷入在無力和失語當中。如同在黑暗中觀察前路，模糊不清。自此香港人的世界似乎每天都被顛倒，更多人被捕，更多的荒謬，更多眼淚與憤怒。我們愈感到痛苦，夜就愈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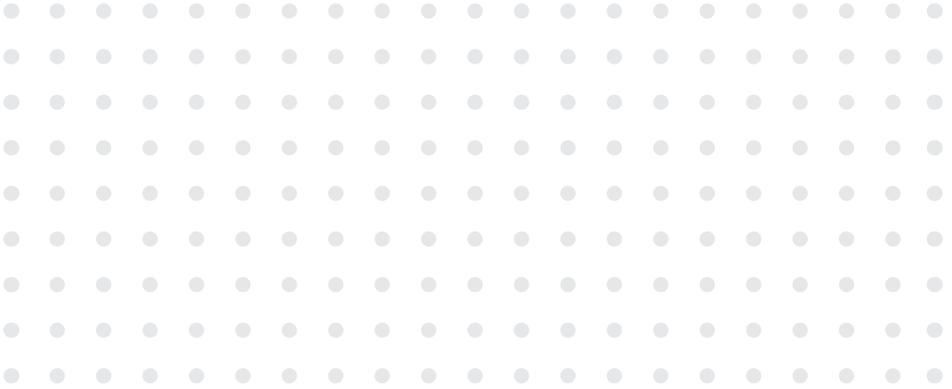
今期的《思》以「晚安香港」為主題，我們與無數香港人一樣活在黑夜中。同樣恐懼與憂愁，外在的壓迫不斷，只能轉換自己的心態繼續前行。本期的內容集中記錄黑夜中不同身位的香港人各自的思考與恐懼，時而迷惘，時而堅定。有面對挑戰的區議員、傳媒；想另創新路的青年、商人與教會幹事；集中議題的女性手足與道路規劃師；還有教會，挑戰我們思考教會在這個時代的意義。我們暫時無法改變現實，甚至在一定的時間內都不見得有出路，但是我們能夠在各自的崗位上與土壤裡繼續探索。

但正因為有不同的人在努力，想像著這個城市的未來，我們才能看得見一點光。

感謝幸福台與甦靈教會，提出一場對教會虛實空間的思辯；在恐懼下我們如何自處與修和。

感謝張啟昕議員、黃潔瑩女士。讓我們在政見外思考本土經濟的意義，真實地與社區和歷史連結。

感謝陳嘉傳道、黃樂祈幹事。兩位來自不同信仰傳統的事奉者，服侍不同的群體，用不同的角度書寫自由。



感謝嚴卓衡先生與、王木木小姐，年輕的他們選擇成為本地議題的關注者和推手。在城市規劃和性別平權的議題上，有著巨大的熱情與深刻的思考。

感謝學會的暑期實習生Jacky Wong，不單止熟悉各種理論，也直接地指出新一代信徒對未來香港的想像。

感謝甄萱蔚小姐溫柔的詩句，為本書添上一份情感。

《魔女宅急便》的女主角說：「世界這麼大，而找到真正喜歡可以落腳的地方，又實在是難。雖然也有難過的時候，可是，我真的好喜歡這個城市。」我們似乎無法逃離一切的難受，同時也無法逃離對這個城市的愛。

所以作戰的人繼續作戰，書寫的人繼續書寫。作為書寫與編輯者，我渴望在長夜裡記下每一點光。本期的九篇文章與一首詩，就是夜裡不同的美好光線，微弱而溫柔。若黎明未到，我們也能用想像點的燈去喚醒城市。「晚安」不是道別，也不是句號。衷心希望本期《思》能夠在黑夜中與你來個擁抱。

難得黑夜，不如說聲晚安。



晚安

甄萱蔚
神學生

又一波的睡意湧現
看你撐著沉重的眼皮
不願睡著 我也不願你睡著
因為睡醒後
我們也不知道世界會變成怎樣

十一時正
倔強的你終於倚在我的肩
你安祥的臉 我不願打擾
只能為你蓋上被
輕輕在你額上吻了一下

思

晚安詩



晚安

願你能脫離現實的惡夢

某天

會有溫柔的風為你帶路

溫暖的陽光喚醒你

讓我們能期待下一聲

早安

思

晚安
香港



專訪區議員張啟昕

社區人的征途

| 訪問／整理：林淳軒

思

議員唔應該做黃店推銷員。

2014年的晚秋，是雨傘運動最後的幾週。人們見證一場和平佔領運動走向消亡，傳媒不斷地散播清場的耳語，一個無力的時代近在眼前。突然政治領袖說要「傘落社區、深耕細作。」一代人離開溫暖的佔領區，然後回到陌生又熟悉的社區中，嘗試開展一場緩慢的征途。

張啟昕，後生的街坊叫他KY，是2015年區議會的「傘兵」。那年他以三十三票之差落敗，後來四年，是少數持續進行社區工作的參選人。至今當選接近一年，他的議員身分背後多了份無力感。

「而家唔係黃英琦個年代……」聽KY分享著黃英琦當區議會主席的時代，她是如何實踐「社區營造」的理想，與街坊通力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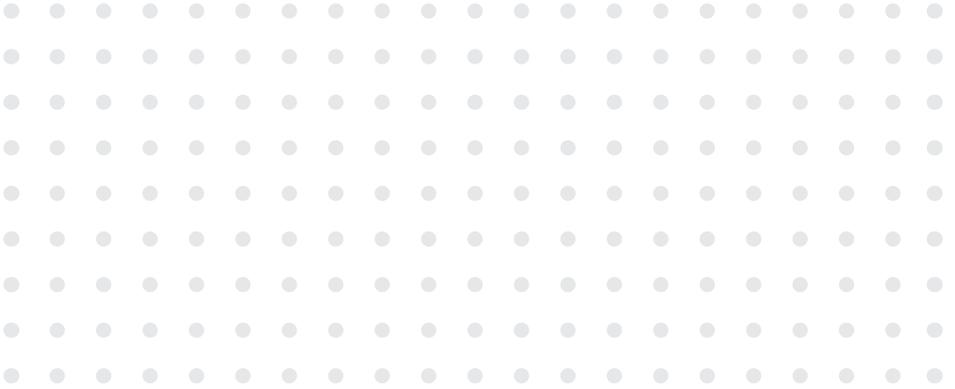
當選前，張啟昕與街坊們定期在社區中舉辦「漂書」與回收站，也活化區內的石牆。當選後，他經歷了身分轉變的類危機。由同行者變成代議士，對社區的想像由「造區」變成了「做case」。「街坊對代議士的想像，其實同以前好接近，將社區的責任交俾一個人去背負。」

由下而上的社區結連，變成了政治上的組織。「好多人一上任，做嘅野就變成考慮選票和連任。」被制度吸納的民間組織者，被變成選票導向的選舉動物，此乃千古不變的政治難題。

KY用一秒就指出答案。

關於區議會的最後三年。

「唔洗咁多幻想，根本無所謂三年後連任。」KY直接地指出民主派在體制上已經走到末路，三年後的新香港對社區工作者而言，就是無糧出、無議席、無選舉的狀態。在體制下尚有資源與空間的三年，社區戰線需要開拓一場全新的運動連結社



區，拆除議席的光環。「四年後無議席，我地做唔做到民間議員，一齊租個辦公室繼續打社區戰線？所有野都係睇呢三年嘅時間。」

國安法下，一屆任期變成最後的奢侈。對於未來的想像，就是在虛無的戰線中建立堡壘。所以，第一步要如何開始？

關於黃色經濟圈的社區危機。

「首先，要認知到社區不是政見主導。」去年運動中出世的黃色經濟圈，作為新形態的抗爭，以低成本維持運動當中的能量。不少新任區議員都雀躍地推介自己社區內的黃店，早午晚都光顧打咭。

張啟昕對黃店的理解很小心。「議員唔應該做黃店推銷員。」KY的社區內有大量具有歷史價值的小店，當中有黃店、中立店，當然也有藍店。那些店舖是一整個社區甚至整個香港的共同記憶。「黃色經濟圈不能再是圍爐，但對社區欠缺情感。」一家黃店不能只用政見定義自己，而是更深邃地體諒他人的需要，與街坊溝通，聆聽投訴。

這裡沒有外圍與執政者的合作，也不可能如同台灣的社區營造一樣成熟。初生的社區戰線，沒有街頭的烽火與議會的光芒，只有緩慢而沉重的步伐。這是屬於社區工作者的征途，長夜前的最後的一千零九十五日。



以人為本的街道： 從拆欄說起

嚴卓衡
倫敦運輸規劃師



拆欄，就是突破「汽車優先」慣性思維的第一步。

自從汽車在街上普及，人們便認定「人車分隔」是保證道路安全和效率的唯一方法。因此，從上世紀直至現在，我們的城市環境都依照這個形式設計。周圍佈滿天橋、隧道，還有路邊連綿不斷的欄杆，都是為了讓行人在指定的位置過馬路。然而，在去年的街頭抗爭之中，有超過六十公里長的欄杆被拆去。沒有欄杆的阻隔，不少人覺得街道比以前更舒適易行，因為過馬路不用兜兜轉轉、上上落落；能夠根據自身需要，走最方便的路徑。

街道拆欄 提升行人待遇安全

高速公路上的車流又多又快、兩旁行人稀少，「人車分隔」不無道理。但在商舖住宅林立、人流絡繹不絕的街道上，很多欄杆其實並不必要，甚至不利行人安全。英國倫敦以前跟香港一樣，在街道豎立大量欄杆分隔人車。不過當局考慮到欄杆影響街道景觀和不利行人需要，2011年起將超過六十公里長的街道欄杆拆除。當局後來比較拆欄前後的意外數據，發現涉及行人的嚴重交通意外數目，比有欄杆時大跌五成。負責拆欄項目的道路工程師指出，由於行人都被欄杆隔開，司機容易有安全錯覺而開得較快，忽略可能有行人從過路處或縫隙間衝出。相反，當行人能夠隨時自由地橫過馬路，司機便會自覺加倍留神，小心控制車速。拆欄，既令行人行得方便又安全，亦不再讓車輛充當街道的主宰。

反觀香港，為了讓汽車「路路暢通」，街道設計依然習慣以管束行人防止意外發生。久而久之，街道也漸漸被塑造得像高速公路，把行人的需要視作附庸。這種設計忽略了街道對於人的重要性，以及其維繫社區脈絡的重要角色。著名城市思想家 Jane Jacobs 寫過，街道是城市中最重要公共空間。街道除了擁有道路的運輸功能，亦會因兩旁建築物的臨街用途，吸引路人停留活動。因此，街道的設計應該顧及兩者的需要，除了減少汽車的主導性之餘，更應鼓勵和容許路人自由地享受街道環境。拆欄，就是突破「汽車優先」慣性思維的第一步。



以人為本 改變路面空間分配

街道設計，反映一個社會的運輸規劃思維。「汽車優先」的規劃，以車輛架次去量度道路運作效率。而以人為本（人本）的規劃，則是以「如何讓更多人順利通過」作為核心考慮。

路面空間是緊絀的公共資源，其分配須為多數人著想。相比起巴士和單車，私家車載客人數少、卻佔用大量路面空間，而且人均排放更多溫室氣體和二氧化氮等慢性毒氣。因此，不少城市趁著這次疫症所帶來的契機，重新思考街道設計和運輸規劃，鼓勵民眾放棄使用汽車，轉為以單車代步。倫敦、紐約、米蘭、巴塞隆拿等地，已經積極更改路面空間的分配。除了大規模地擴闊行人路外，各地更迅速地建立單車專線網絡，以及行人和單車優先使用的「低車流街道」，做到真正的還路於人。

街道設計和運輸規劃，不止是關乎「搵食」之事，更對社區營造、環境氣候和公共健康構成莫大影響。以拆欄改善易行度，只是邁向人本街道設計的其中一環。接下來，就需要透過改造街道空間，減少汽車的主導性，例如將騰出的空間設置單車專線；以及種植更多路旁樹木，為街道降溫。只有當汽車的需求，不再被視為首要考慮，我們的街道環境才有條件變好，轉化成富吸引力、大眾都能公平享用的公共空間。

專訪本土店總監黃潔瑩

當本土進入生活

| 訪問／整理：林淳軒

當本土進入生活，一場橫跨十年的抗爭。

「本土的蜜糖、灣仔名店自家煉的豬油、新推出的辣椒油……」我坐在黃潔瑩 (Dorothy) 的新辦公室，聽她把陳列架上的物品從頭開始介紹：「這些都是真正的香港製造。」

十年。直從09年反高鐵運動起步，許多關心社會運動的人都試圖把「香港製造」與商業生態連結。由本地農耕到其他製品，從「對抗資本主義」變成「確立香港本位」的政治生態和領袖都相繼變了好幾輪，本土產品才終於從鎂光燈外走進鎂光燈的邊緣。

2020年，在街頭烽火變得安靜的日子裡，「好生活」開張了，一間專賣香港製造與台灣貨的小店。這十年來，有無數的年輕人挑戰過專注本土製造的小店，最後都失敗收場。

「哈哈，因為佢地太後生了。」黃潔瑩認識不少參與社運的青年，也見證過不少用心在本地製造的年輕人，我以為她要說的是癥結在於理想主義，結果卻是相反。

「香港而家變左好多。」Dorothy說，以前的香港不會有人放棄幾十萬生意為了一啖氣，也不會有人只買本地貨。她看著牆上面的貨架，「這裡有些貨品，是其他平台最好賣的產品，但因為一場社會運動，他們可以直接宣佈落架，所以這個櫃每件貨都是有重量的。」2020年的香港，他們固執地走一段不同的路。

那是一場變革的重量。

「這裡的原意就是想給年輕人空間去試。」黃潔瑩總是把重點放在年輕人身上，把營運的技巧、知識傳授給新一波。在她輕描淡寫的言談之中，能夠聽到營運一家網店並不容易，如何與數十年的老店打交道，說服他們接觸網上的世界。那是十年來的滴水穿石，也是Dorothy多年的經驗。

思

專訪：當本土進入生活

曾為生活風格雜誌的資深編輯，黃潔瑩也很直接地面對商業社會的難題。她利用網上的平台把本土生活與本土經濟連結。她走訪店家、聆聽故事，又把故事傳遞到另一個領域，這是屬於她的抗爭。「未來吸引到更多資金流回歸本地小店，本土經濟才可能長時間存在，做更多新的本土產品。」

「我覺得這是一個尊嚴的問題。以前我們不會信香港出產是好，大家都是追日本貨。其實香港的貨品可以立足國際，不少本土產品都曾在世界各地的比賽中得獎。」

Dorothy自豪地把各類貨品向我展示，例如鹽田梓的日曬鹽，放在小樽內，優雅得有如日本超市的高檔貨色。「這是香港的樽鹽，」她微笑。生活日常一切的柴米油鹽，在她眼中都有資格活得有態度一點。

十年前，香港人以抗爭批判消費主義。文化研究學者許寶強曾指出，對「經濟」的僵化想像成為了香港的問題之一。身為「經濟動物」的香港人似乎只能在政治層面抗命，但在消費上仍然無法脫離建制（〈黃色不止政見，經濟也是良知〉，《明報》2020-02-24）。十年後，香港以黃色經濟挑戰建制，但背後依然無法脫離中國的資本操控。

Made in Hong Kong，在2020年的時空中，變成了一場有點中產、有點挑剔、有點優雅的消費抗命。當本土進入生活當中，但願我們都能活得更好。

訪問之後，沿著Dorothy給的線索，我又接觸了幾個曾經挑戰過本土經濟的年輕朋友。有人尚在奮鬥，也有人敗興而回。幾個訪問中，不約而同都聽到了他們對自己創業時機的誤判。「邊有2020年咁好。」其中一名苦苦經營一年本土產品的年輕人說。

從他們的經歷，能夠感覺到似乎香港真的變了。也許更有經驗的人材與更好的產品都不是重點，而是我們迫切地需要與這個城市、這片土地產生連結，在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留下更深刻的感情與記憶。

未完待續……

王木木
性別議題關注者

思

寫在今天的香港，雖然仿如癡人說夢，但正因為我們都經歷著史無前例的壓迫，我們更應該要伸手支援其他受壓迫的社群。

想像

收到編輯邀稿時，我很猶豫。在這個城市中生存，還有必要、有需要談想像嗎？在政治氣候越發嚴苛的香港，我們連談基本的自由都顯得猶如在鋼索上走路。那麼多人前仆後繼，為了守護最基本的事情。我們再談一些別的、再談一些似乎必須在有自由和民主的前設下才能好好討論的東西，真的適合嗎？

然而每次在問自己這個問題的時候，都會想起曾經聽過的一個故事。

負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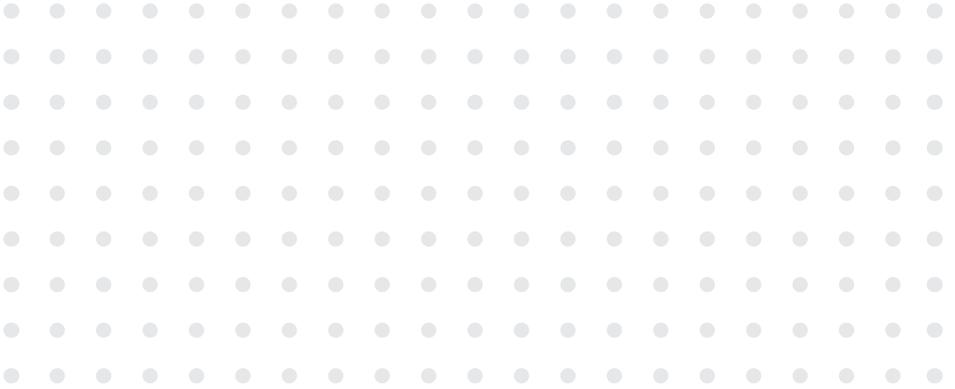
我曾經在性別團體工作，偶爾會出席一些交流活動。有次出席研討會的時候，曾經聽過這樣的一個故事。台灣的同婚法案正推動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不少反同團體也無所不用其極地攻擊同志社群。最常見的不外乎利用恐性恐同的語言作為攻擊武器。愛滋病是長期被作為攻擊社群的藉口，所以對於同志的攻擊也免不了與愛滋病拉上關係。有一次，在台灣一個同志團體工作的朋友被一個同志朋友問到：

「是不是因為推動同婚的運動中也有愛滋病患者，所以拖了運動的後腿？」

故事當然沒有就此打住，台灣的朋友及後花了很大的功夫去推動去除愛滋病污名的工作。如今台灣的同婚法案通過了，這個故事卻一直在我腦海揮之不去。

誰是局外人

有一句老掉牙的口號，「沒有人是局外人」。當我們振臂高呼，要捍衛我們的民主自由時，又有沒有想過，我們想要的到底是怎樣的民主自由？如果我們對於民主的美好想像，依舊是要建築在排擠少數、以羞辱敵人為少數（痛罵別人是faggot、笑人「唔好搞我後面」、以性生活揶揄別人）的手段之上，那麼我們追求的，是不是



只是另外一種製造局外人的制度？

Shall We Talk

但要推動性別意識、討論性別議題，也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如我們般幸運，有能力從不同渠道接收知識。也不是每一個人都如我們般，沒有受到過壓迫和歧視。即使是順性別的異性戀，也肯定曾經受過這個社會的傷害。正因為每個人的生命經驗不盡相同，我們不能只用同一套方法硬塞想法給別人。所謂action and reaction，在每個被其他行為觸發的反應背後，可能都是一個人在自身生命中用以保護自己的方法。這些方法可能是視而不見，也可能是用更大的惡意反撲。乍看之下，彷彿是一個人主動把惡意施加於其他人身上。但如果順著脈絡梳理，可能會發現，其實大家也同是在制度下被壓迫的人。那麼，我們是否能先放下基本的action and reaction模式，聆聽別人說話之下的餘音，觀察惡意之下的恐懼？

未完待續

討論性別議題最困難的地方，在於與別人對話時產生的挫敗感。「為甚麼你看不到這是不公平的！」這是我多年來（現在也是）的吶喊。但正如認知到種族歧視是不可取，威權政府並不值得我們順服一樣，人需要時間去擺脫或調整舊有的觀念。有時候可能真的是接收訊息的人摀住了耳朵，有時候卻可能是我們忽略了所有事情都需要時間、需要先聆聽別人的恐懼。

團結就是力量

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戴卓爾夫人仍是英國首相之時，曾下令大幅關閉國內煤礦。這個政策引發了一波煤礦工人大規模罷工的浪潮。當時一個身處於倫敦的小伙子如此說道，「煤礦工人和同志一樣，都在承受壓迫。我們要團結起來。」那個年代的英國，同志不時就受到執法部門的騷擾，社會風氣也縱容各種欺壓性小眾的暴力行為。這個小伙子帶著當時籌到的款項跑到了罷工工人中間作支援。雖然過程出現重重波折，但最後的結果是，英國工黨因此將同志平權納入黨綱中。而這個動議能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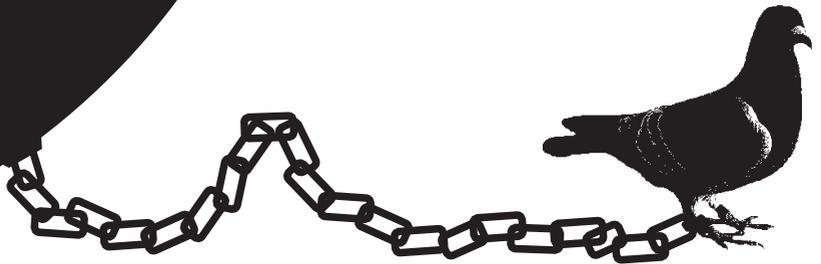


未完
待續

過的最大主因，是因為煤礦工會在工黨大會上大力支持。如果沒有說明歷史脈絡，讀完這段事跡大概會有好些人以為這只是美好的想像。然而這是真實發生過的事情——因為同樣承受壓迫，所以更加要互相支持。寫在今天的香港，雖然仿如癡人說夢，但正因為我們都經歷著史無前例的壓迫，我們更應該要伸手支援其他受壓迫的社群。我們振臂高呼的民主自由，也正包括了肯定每一個生而為人的權利。

思

晚安香港



沙灘與自由

陳嘉
傳道人



沙灘與自由

如果有一天我們去到沙灘，所有人，不論膚色、年齡或性別，都只准做同一件事，穿同一樣的衣裝，你還會去嗎？

炎炎夏日，加上處處封關，本地的沙灘成為了香港人的消暑勝地。而我，也是一有時間就會去游泳。沙灘很神奇，它只是個由不同沉積物組成的沿海地形，但人們卻能想到千百萬種活動。

你會看到小朋友在海邊戲水堆沙，年青人在沙上追逐，情侶在享受日光浴，或者一個帶著墨鏡看書的人。這正是沙灘吸引之處，因為這裡可以容納不同的人和各適其適的活動；沙灘讓你可以呼吸到自由的空氣。有人的地方就有規則，有明文規定，也有約定俗成。這些規則在某程度上限制了我們的自由，但同時也保障我們的權利不受其他人侵害（十七世紀哲學家，有自由主義之父稱謂的約翰·洛克提出，人的自然權利包括財產、生命和自由）。

規矩和法律應是幫助人類社會進步，而不是為了控制人民의思想和自由。隨法律而來的罪與罰帶來的是恐嚇與死亡，難怪使徒保羅說，沒有人能藉律法稱義，而是靠主的恩和人的信。當規矩被權力濫用時，就失去意義了，這是在某沙灘看到「禁止任何球類活動」和「禁止跳水」（共十二項）告示時的反省。

自由並不代表「無王管」。

芬蘭的教育制度是公認全世界最成功的，他們沒有既定的課程，沒有功課，強調的是「玩耍」和「歡樂」。在上堂的時候，他們沒有特別的規矩。透過玩耍，小朋友之間互相激發創意，發明新的遊戲，訂立適合他們的相處模式；而老師的角色是在一旁給予提醒和鼓勵。這種教育模式讓小朋友更加成熟獨立，懂得做決定和負責任；而自由的環境更加令他們學會尊重其他同學的主自權，並學會共存。比起那些規矩多多，強調服從的教育制度，研究指出芬蘭的小朋友能夠更有效掌握和運用所學到的東西。

如果有一天我們去到沙灘，所有人，不論膚色、年齡或性別，都只准做同一件事，

穿同一樣的衣裝，你還會去嗎？如果香港連喊一句口號也容不下時，香港還是香港嗎？香港不單是一個地理位置，更加是這地方所代表的價值和歷史。沙灘是神所賜的禮物，是屬於每一個人的。盼望香港人能夠繼續捍衛這個自由之地，拒絕以恐懼來威嚇人民的政府，建立一個多元充滿歡樂的社會。

思

——
晚安香港



惟有上帝：論香港教會想像未來的鑰匙

黃樂忻
教會幹事

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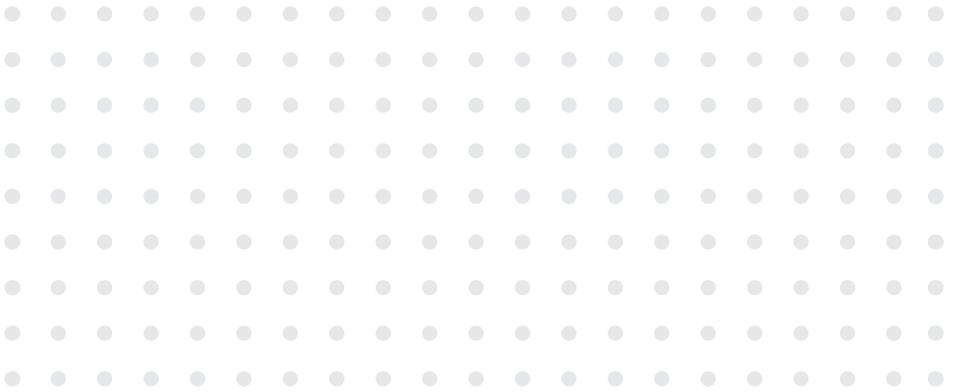
我認為其中一個最需要謹慎處理的想像，是「未來是屬於你們的」。

香港近一年風雨飄搖，自然也引起了教會內對於當下處境的討論和對未來的想像。然而，作為一個在教會建制內工作的幹事，在這段時間觀察了不少教內討論甚或爭論，我認為很多對未來的想像都缺乏紮實的神學基礎，反而受社會不同政治光譜的意見所主導。

譬如，我認為其中一個最需要謹慎處理的想像，是「未來是屬於你們的」。在這種想像中，我們把教內外的美好憧憬與年輕人的嶄新思緒、活力與年齡（活得比老一輩久）拉上關係。我不是要輕看年輕人，因為我也是年輕人。但正如潘霍華在《論青年工作的八條提綱》（Eight Theses on Youth Work）中提醒：「上帝的靈，在教會之中，與青年人對教會的批判無關……成聖的誠命，與青年人尋求改善世界的欲望無關。」由於這份提綱很有可能是在他在1932-33年短暫流亡倫敦，也就是希特拉正式崛起的時期所寫，對照當下就變得格外有意思。也就是說，惟有上帝自己才有這個能力，包括使用任何人成就自己在歷史中的旨意。反之，無論教會或社會的復興，關鍵都不在任何人——包括年輕人——本身的可能性或權謀身上。

這個道理聽上去有如「阿媽是女人」，其實不然。在風濤蕩激的世代，人們的盼望和信心很容易就會失焦。畢竟，在這種非常時期，主張惟有上帝自己才能復興教會或社會？感覺「好膠」。反而，把期望投射在一班「較長命且具獨立思考之『被揀選的小朋友』」，不是更為實際嗎？但當我轉向聖經，我看出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圖畫。如果「未來」是能夠無條件的寄託在新一代的身上，為何《士師記》卻記載了以色列重覆犯錯以至走不出混亂狀態達數百年之久？又為何在《列王記》、《歷代志》和很多先知書中，我們只看見一代又一代人不斷惹上帝的怒火，及至南北兩國先後滅亡？

我們需要想像、盼望，以免我們無所作為。但任何的想像和行動，必須受上帝和祂的聖言所批判和過濾，以免我們的行為和期盼只是出於虛無的假設，建基於沒經過操練的信仰認知。每位信徒要做的，是學習先放下自己的「高見」，拋棄社會內提



出的種種「高言」，以清心和謙卑的狀態嘗試尋求上帝現在所看到及重視的東西，而非與不同信仰光譜的人「鬥屬靈」，或不自覺的讓世界的言論主導了我們的想像。這樣，我們才會開始看到人的罪性與限制；這樣，我們才不會追問耶穌何時復興以色列國；這樣，我們才能開始體會到耶穌回答「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一6-8）的意義。

上帝對香港社會和其上的教會的想像，必然遠超我們所想所求。沒有這個基礎，任何對這個城市的想像都必是徒然的。



專訪 甦靈教會

政見撕裂下的教會修和

| 訪問／整理：林淳軒



空間本身就係有價值，ZOOM永遠無辦法取代這個真實的空間。

一間教會，兩個傳道人。一個是「熱狗」（熱血公民成員），另一個是傾左的女性主義者。看似天雷地火般的分野，卻能在工廈一角的小教會合作。當教內圈子探討著「分色牧養」時，我對這個空間中的撕裂與融和產生了無比的興趣。

陳到，大概是教內最令人頭痛的意見領袖之一。看他的facebook專頁，基本上就是一個字——惡。他的文字尖銳而且憤怒，罵戴耀延與泛民，也罵過不少牧師。在雨傘運動前開了間教會，後來被歸類為傘下教會。相比其他靠近主流的新型教會，他和甦靈教會總是對主流保持著適當的距離。

大夫，教會內的另一位傳道。有著寡言沉默的外表，在網上找尋，不難看到她的文字與網台節目。大夫在政治上的觀點與陳到南轅北轍，若果在網絡上，他們大概會對罵，甚至互相起底，變成網絡仇人。但在甦靈教會的空間內卻是和諧又合作無間的昇平景象。陳到依然痛罵泛民主派，大夫也如同一貫的安靜。

我突然想起一個詞語——和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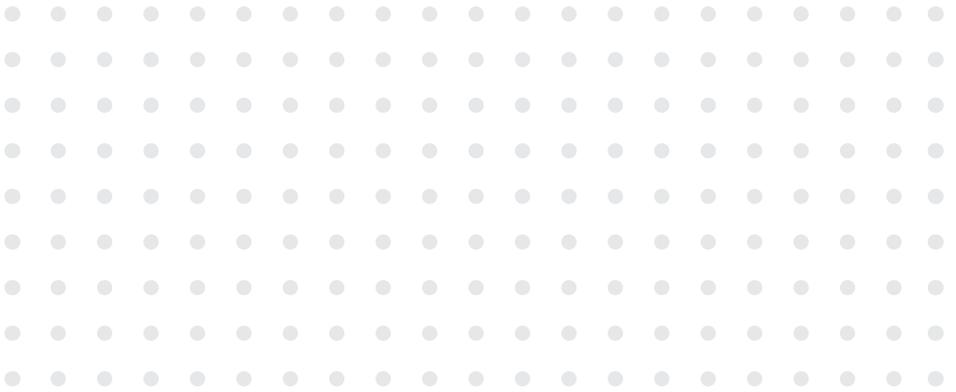
「大概因為這裡是一個真實空間，」陳到近乎即時地回應我的提問。

良久，大夫才緩緩地說出一句「都係。」

雨傘運動後的新型教會，基本上都是租借其他教會的空間進行崇拜，從而減省成本以聘請傳道人或者發展不同事工。而甦靈教會是唯一有租用固定會址的一間新型教會。陳到和理事會堅持要有屬於自己教會的空間，讓每個人都可以來聚集。

「我們對空間有一種重視，可能因為比較著重禮儀。我會相信空間本身就係有價值，而ZOOM永遠無辦法取代這個真實的空間。」

當社會學與人類學家不斷探討虛擬空間如何成為現代人的新現實時，陳到與大夫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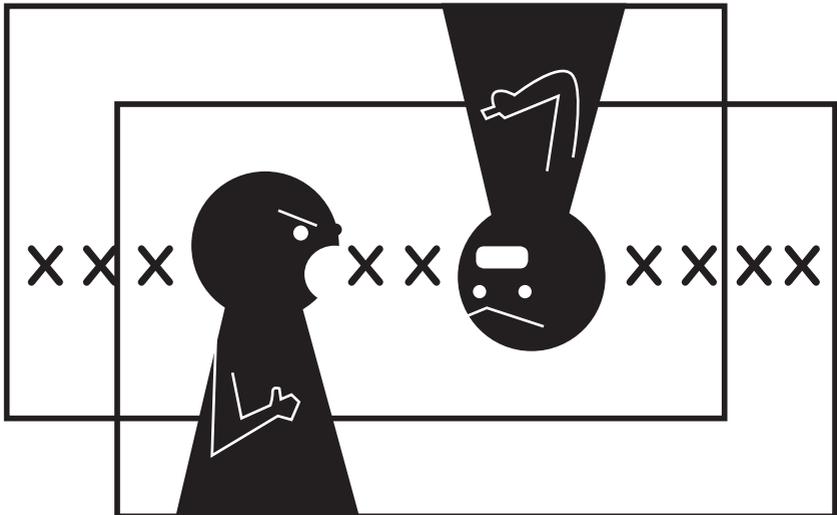


乎對現實的空間有更深入的理解。

「也許網絡上大家都有限制和身分，在一個不利討論的環境下，我更不願理解他人，接觸另一方的資訊。」作為KOL的陳到指出網絡其實本質上並非更自由的地方，而是同質性更強，更容易撕裂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這種真人之間的連結是不同的，」大夫補充。身為女性主義者的她能夠接受包容其他人的父權視野，在各種思維與討論下謙卑自己。

「大家坐埋一齊係好唔同。」





經歷過烽烽火火的2019，愈來愈多人思考有關教會的未來。如何進一步再碎片化和虛擬化，在各個平台上團契與崇拜。西班牙社會學家Manuel Castells認為網路與現實空間的連結能夠為社會提供一個相對自由「自主空間」（space of autonomy）。

「正因為有國安法，教會更加唔應該虛擬化，」陳到說。正如講道錄音與現場講道的差異，在虛擬空間上我們只能接受被揀選的資訊。但現實中我們永遠有新的互動，可以被撕裂與修和。

「網上好明顯唔得，我唔鍾意咪去下個group，完全無成本。根本無需要和好。」陳到繼續補充，甦靈教會的人大部分不是使用真名，也不知道對方的背景與工作。但會友間依然是親密而充滿感情，因為他們有屬於自己的共同空間。

我以為能夠在陳到和大夫的對話中了解一間教會可以如何推進修和，他們卻說教會本身就是修和的空間。「當你踏入大門，無論政見與過往，都無法修改我們是弟兄的情誼。」

在網上火爆的陳到，突然就分享起對教會的願景。不論左膠還是熱狗，都要在上帝面前謙卑洗煉自己。

「都係。」大夫細聲地認同。

「如果在網上我一早插死左你。」陳到笑著說。

專訪幸福台台長王初福 恐懼時代，自由何在？

訪問／整理：林淳軒

撕裂與分開，是為了未來的復和。

王初福是幸福台的台長，幸福台是抗爭後的教會轉化。他不諱言要做「黃絲」群體的事工。

「在痛苦的時期講合一，其實是進一步陰乾教會。」

在基督教群體工作多年，他早已習慣教會的陳義過高，忽略了現實的痛苦與難過。

「教會這刻首先要學習分開。」他自信地說著。

2019年的基督教書展，王初福與其他基督教內人士在經歷四個月的社會運動後了解到本地教會即將走向無可救藥的撕裂之中。連教會內固定聚會的中年群組都離群出走，意識到問題嚴重的他們，選擇創立一個媒體去牧養被分裂的群體。在王初福的眼中，就是意識形態傾向自由民主，同情社會運動的「黃絲」們。不足一個月的時間，幸福台成立，並在極短時間內成為基督教內的重要媒體之一。不用大錢，也不用辦公室與物業，一切都在網上進行。每個週二的晚上，在facebook上以直播吸引數千人收看。

「這就是未來的教會。」台長王初福認為未來的教會應該準備進入「流水化」的狀態，在網絡空間內建立教會群體。

「真正的網絡教會愈來愈重要，例如移民後的香港人都需要香港身分的群體。叫佢地去海外華人教會好大鑊。」王初福現在推動著多個計劃，包括網上崇拜的「榮光敬拜事工」、讓信徒了解社會議題的「通識大補課」，再加上幸福台，王初福似乎切實地在網上建立起一間真正的網上教會。

我問王初福，到底網上教會的意義何在？

「我地預備進入一個恐懼的年代。」台長肯定地說。過往教會與機構近似商業模式



的運作方法，依賴董事會的制度，在新的時代下充滿危機。

「愈多資源、物業、權力，教會就愈少自由，愈少想像力。」面對專制政治，王初福強調這是一場恐懼與想像力的對抗。政權用形形色式的恐懼去令人放棄想像，而固有的體制最容易被打擊，只要小部分人陷入恐懼中就可以解決一個大機構。

「恐懼的內容並不重要，最重要是令你恐懼。所以我們做幸福台，最大的目標就是執笠，被更好的取代。我們就是要追求這種不成熟。」

儘管王初福說得輕巧，但他在訪問的最後卻話鋒一轉，講起了生活。

「社會運動是短暫的，我們終究要面對漫長的生活。」即使幸福台的組成班底都是基督教內的知名人物，始終也難逃生活的恐懼。月前，王初福被大公報點名批評，那是真正與恐懼四目交投的瞬間。

「驚嗎？」我問到。

短促的沉默後，台長說：「快樂其實就是一種對抗。」

活得有人性一點、享受生活的小確幸，看多一點小說。王初福笑著回答我的問題。他說本地基督教會要有更多成為「散沙」的決心，要把be water做到底。

他又多笑幾聲——「我們都要學習用《啟示錄》的語言生活。」

「到底怕還是不怕？」我仍未找到他的答案，他在思索著。

「返唔到去了。」他笑著說。

備註：「幸福台」為什麼叫幸福台？在臉書上有這麼幾句解釋：「幸福台：你無睇錯，我無寫錯，不是幸福，而是幸福。有人話教會傳的『福音』是『幸福音』，查實我們傳的是『幸福音』；福音，既辛辣，又辛苦，你頂得順，就知乜嘢係福音真義。」

但要對抗黑夜，人們自古以來的反應不就是點起燈火嗎？

7月1日，港版國安法正式生效。8月10日，警方在壹傳媒的報社大樓大肆搜查，當天一共拘捕了十人。其中，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因涉嫌觸犯「勾結外國勢力」被捕，而周庭則根據國安法的「煽惑分裂」被捕。如果說香港在國安法的籠罩下進入黑夜，810大搜捕則打破了黑暗中的寂靜，讓港人感到黑暗中一直有東西在蠢蠢欲動。

大家都明白，北京企圖以國安法叫港人噤聲：要是你怕惹禍上身，請你先自我審查；自行拿捏何謂顛覆國家等罪行，再作出「聰明」的選擇。當然，「聰明」的選擇就是不再提出異議，因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相關罪行並沒有界定清楚，或可說是無所不包，總之一切留待政權詮釋與定奪。縱然有人仍膽敢發聲，此人很可能已是勢孤力弱，只能任政權魚肉，殺一儆百，加強噤聲之效。國安法第33條更鼓勵「揭發他人犯罪行為」，企圖破壞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我很擔心國安法對香港社會帶來的破壞——各人被政權圈養在私人領域當中，凡事只求明哲保身，過好自己的小生活；對陌生的他者不聞不問，甚至視若無睹。這種憂慮體現在我最近忽然回想起多年前發生的小悅悅事件。這名兩歲大的女童先後被兩輛汽車碾壓，倒在路中，十八名路人視若無睹，最後她失救而死。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社會的冷漠由什麼因素促成，值得大家深思，以免同樣的事物發生在我們所深愛的香港。

曾聽人評論，中共政權深明人性，懂得用各種方式去掌控人的行為。政權極力塑造出一個諸多陷阱的外在環境，令生活在其中的人一言一行都要小心不觸碰紅線，亦難以信任他人。自此，各人被圈養在私人領域當中，只顧個人利益，不去「多管閒事」，恐怕付上沉重的代價。由此可見，「聰明」的選擇就是以自己為本位去思考而得出的。這令我想起先祖墮落的故事。蛇引誘夏娃和亞當，先是破壞了他們與上主之間的互信，說上主欺騙他們，其實吃智慧樹上的果子並不會死；上主這樣說只是怕他們跟祂一樣有智慧，能分辨善惡。在吃下禁果之前，經文描述夏娃腦海裡想些什麼：「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創3：6）。夏娃此時所思所想全無上主，全是以個人的角度來思考——





智慧果悅「我」的眼目、得「我」的喜愛、使「我」有智慧。自此，人就從與上主的關係中脫離出來，而人的墮落源於只考慮自己。也是因為自我中心，人很容易受到嚴刑峻法的宰制，失去自由。這樣說來，北京倒是很清楚人的罪性。

耶穌告訴我們，人的生命永遠受兩條誡命指導，一是「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以及「愛人如己」（可 12：29-31）。它們都在暗示生命不只是考慮自己，還有別的東西比自己更重要。這兩條誡命鞭策人去突破自我中心的視野局限，要我們看見神，亦看見眾多的他人。耶穌要我們不斷問自己「我是誰的鄰舍？」主動與他者建立關係，回應他者的苦難與需要。我對網上的一條影片的印象很深刻，在警方胡亂發射催淚彈之後，有抗爭者用清水為受催淚煙影響的雀鳥「洗澡」——原來我甚至可以是小動物的鄰舍。在黑夜裡，我們很容易迷失和跌倒，因此更需要回到基督信仰當中，反省我們所信的是什麼，並由上主引領我們的生命。

我很喜歡潘霍華在《追隨基督》中，為「捨己」作的註解：「捨己不是失去了自己的意志，而是自己只定睛於基督，忘記了自己，因為祂正在領路。」順著這個思路，捨己的愛就是眼中只有自己所愛的事物，而忘記了自己的福禍。當然這很困難，人總是有限且軟弱的，在艱難的時局裡尤甚。我只希望基督的教訓在我們心裡永久佔據著一個位置，鞭策我們正視他人的苦難，把上主的福音踐行出來，展示祂的公義與憐憫，在昏暗腐朽的世界中作鹽作光。

是的，香港步入了黑夜。但要對抗黑夜，人們自古以來的反應不就是點起燈火嗎？香港不是因為夜景燈火璀璨才被稱為東方之珠嗎？願萬家點起燈火，共同渡過漫漫長夜。

晚安，香港。



息

——
晚
安
香
港

本刊乃非賣品，免費供有興趣人士或團體索閱，歡迎捐款支持。請填妥下面回條擲回本會。謝謝！

姓名／團體名稱（中）：_____

（英）：_____

地址：_____

電話：_____ 傳真：_____ 電郵：_____

每期數量 _____ 本

自取

郵寄（請附郵票）

本地郵費一年四期港幣二十八元 X 每期索取數量 _____ = _____ 元

海外郵費一年四期港幣四十八元 X 每期索取數量 _____ = _____ 元

（如非港幣支票，請另加銀行手續費港幣六十元）

我願意奉獻港幣 _____ 元支持《思》出版經費

合共金額：_____ 填表日期：_____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基督徒學會有限公司**」，

寄香港九龍旺角塘尾道54-58號永利工業大廈9樓901室

（電話查詢：2398 1699／圖文傳真：2787 4765）

閣下提供之個人資料，只供本會寄發收據、月訊、期刊，以及聯絡課程活動消息之用，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2398 1699查詢。